小說獎 第一名

凡仁

溫素瑩



都快兩點鐘了，陳凡仁小心翼翼地翻了個身，就怕吵醒身邊的梅芳。

換個姿勢是舒服了點，只不過核計了大半天的問題，絕不是這一招半式能打發得了。

陳凡仁下足了決心要回鳳山老家。只是，怎麼跟梅芳提呢？

凡仁跟凡義鬧僵以後，不是狠到從沒想回去看陳老先生、陳老太太，只不過偏有一大堆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事情耽誤下來。

陳凡仁躺在床上，兩隻眼睛銅鈴樣地向黑裏瞪，自己也搞不懂怎麼橫下心想回去的。

眞的因爲母親的七十歲大生日嗎？

只是這樣嗎？

陳凡仁向梅芳那邊側了側。

梅芳才是個大問題，想那些不相干的幹啥？天下有幾個人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些什麼？

第二天早上，依舊是這幾年來沒有變更的規律。梅芳好整以暇地坐在候診室長椅上，看著那幾個護士忙進忙出每天開門前後的例行工作。

所謂候診室什麼的，梅芳對這點自己是夠滿意了。那年梅芳慫恿凡仁買下台北通化街的兩層樓獨立房子，凡仁還有些猶豫，嫌這兒人雜，文化水平太低。房子一層才二十來坪，又有點陰暗、老舊。梅芳劈口攔了下來：「你懂什麼？搞什麼『文化水平』？告訴你，這兒人多，生病的也多，開診所才上算。別跟你們家人一樣死腦筋，以爲醫生一定發，哼，沒這麼容易……」一提起家人那檔子事，凡仁自己就先低半截，本來不服氣她這個態度，想想事實也是如此，就一切順了她。

房子二樓住家，一樓當診所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隔了小小的一角當掛號處兼領藥處，再就是診療室，佔了一樓的二分之一，裏面一張大辦公桌，黑色的有靠背的大椅子，坐上去眞有董事長氣派的那種，鄰邊放張可以旋轉的圓椅。

這樣就能看病了。

爲了診療室權威一點，梅芳主張旁邊立個大書櫃，只要跟醫沾點邊的書都放進去。其它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剛進門的那一塊，直直橫橫擺了幾張長椅，也算個變像樣的候診室。

本來候診室只放幾排長椅，是嫌空了點，不過看來也清爽。前幾年，梅芳想想二樓該有的傢俱、家用品都齊了，就替凡仁出主意，換掉那輛福特的，買輛大一點的B.M.W.，兩夫婦折騰了半天，眞弄了輛銀灰的來。幾百萬扔了下去，倒不會心疼，車子開來開去，風光在自己臉上，這錢是值的。

只不過停車成了問題，像以前停門口路上嘛，捨不得，叫外面小孩給劃一道，破了相可要慘，凡仁跟梅芳倆商量個大半天，索性停在候診室裏。請工人開大了門後，車子挨著牆停，把那些長椅全擠到一邊排去。如此一來，候診室不但嫌擠，看來也似乎奇怪。不過梅芳說得也對：怪是怪了點，話說回來，又不是只我們一家。

凡仁一向覺得自己的太太不錯得沒話說。

當年凡仁讀醫學院的時候，梅芳是同校護理系的。剛開始一群人偶爾去郊外走走，凡仁也沒怎麼認眞。後來有個暑假，凡仁在鳳山家裏，忽然接到梅芳電話，說是路經鳳山，停個把小時，問凡仁若有空，能不能盡地主之誼？

自從那次以後，兩個人算是熟了。等凡仁畢業之後，雙方父母也有意思，就結了親家。

也因爲這通電話，日後在梅芳心裏結下了樑子。有次梅芳無意間在鳳山鄰居那兒聽到，說她老著臉皮從雲林追來鳳山。梅芳說給凡仁聽，凡仁讓她別理，梅芳那嚥得下這口氣？家裏才多少人？公公、婆婆、弟弟凡仁和新娶的弟婦燕如，沒人說事情那會這樣招搖？

梅芳長得很白淨，雖不是什麼美人胚子，帶出去總能讓人覺得蠻不錯人家出生的。等結婚後，凡仁還發現，梅芳對於人情世故的打點很有一套，對同行間的交際更是興趣濃厚。

梅芳家在雲林，是個蠻大的中藥店，上面三個哥哥，都混得不錯，其中一個在美軍俱樂部做事，那年頭，美國大兵橫行街頭時，能弄幾罐美國罐頭什麼的，很是體面。

但這些事情看在陳老先生眼裏，就很不樂。

陳老先生是日據時代的老醫生，也是個大地主，自己很稱道的是充分西化，一點兒也不古板。曾經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和財富。光復後，一方面是三七五減租，另方面新醫生又一個個冒出來，雖還是充裕，卻怎麼也比不上那段輝煌時期了。陳老先生跟不上時代，便索性來個不理，閒閒散散過起日子。

而凡仁在婚後，也跟著梅芳興一些算命啦、筆劃啦、什麼藥性相剋之類的，把個兒子的名子改上兩三遍。陳老先生雖按著新派規矩，不干涉孩子主張，心裏倒是老大不高興。再加上梅芳最初時，常帶些罐頭、奶粉回鳳山，眉眼間白淨裏透著股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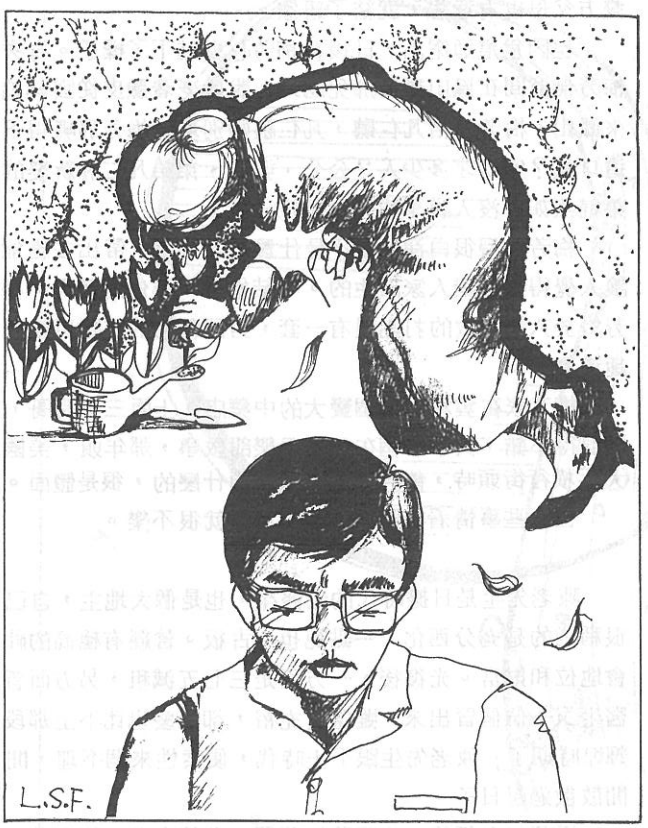
陳老先生自豪的新派思想，遇上那些光閃閃，新嶄嶄的美國罐頭，眞覺得受威脅了。

自此翁媳見面，各有各的心思，客氣中自然帶著冷淡。

陳老太太是因著門當戶對嫁過來的大戶人家小姐，父親也是個日據時代極負盛名的醫生。上過學院，在當時也還算是新派。陳老太太不理家務，作小姐時是大戶人家小姐，嫁了後，順理成章是大戶人家太太，她想不出人生除了悠閒地坐著，和藹地跟鄰居打招呼，種點花之外，還需要做些什麼？

丈夫風光的時候，家事有一大群僕人做，下半輩子時，她也不覺得丈夫有什麼大變化。往日跟前幫事的，都自立門戶或嫁人去了，陳老太太對人生尚且沒有意見，對這些事情自然也沒有意見，反正兩個孩子都大了。

她就順理成章地跟著丈夫越發閒散起來。



她對梅芳，就像對其它事情一樣，從沒過什麼意見。連分財產鬧得凡仁不回家，她嘴上偶爾掛念著，也照常過日子。直到六十七歲的一天，種花時土滑跌了一大跤，左手給斷了。上醫院本要開刀，無意間又發現有糖尿病，這下刀也開不成了，上了石膏足足躺了三個多月。

自此多災多難，一大堆糖尿病併發症來得既兇又快，身體狀況直線下降，陳老太太沒意見的日子起了大變化，以前是悠哉遊哉，現今，叨絮完前世沒積德，可憐還疑心大前世作了孽。

陳凡仁從不知道母親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，除了偶爾通個電話，陳老先生簡單說幾句話，父子間都覺得生疏得不是滋味，雙方三言兩語急著要結束。陳凡仁慢慢也覺得這種電話沒什麼意思，就不怎麼打了。剛知道母親身體出大毛病時，也不是沒緊張過，恰好那時候正值流行性感冒，病人應接不暇。

凡仁跟梅芳商量：「乾脆關了門，回去一趟，媽好像不怎麼好，該回去的。」頓了頓，凡仁又補了一句：「而且，好久沒回去了。」凡仁加強了語氣，好有那麼點理直氣壯的樣子，既是爲了打動梅芳，也藉此強迫自己更堅持立場。

梅芳只淡淡回了：「現在病人那麼多，關了門等於趕他們去捧別家生意。再說感冒這種小病，再好賺不過……媽那邊不是有你弟弟嗎？記不記得他當初怎麼說的？你忘了，我可沒忘……」

梅芳後來還是讓娘家幫忙打點了幾帖藥，又附了不少人參用包裹寄回鳳山。那包裹值不少錢，梅芳覺得雖然情未到，至少禮到了，也不枉她作媳婦。凡仁那邊起初還很不安、猶豫的。只是既就擱下來，後來也不覺怎樣了。

這會兒，陳老太太七十歲大生日，凡仁自己也不懂爲什麼莫名其妙認眞起來。

快九點鐘，陳凡仁下樓來，邊走邊扣白外衣的扣子。核計了那麼久，也沒個結果，見前頭候診室裏梅芳背影，喊了聲：「梅芳」

梅芳慢慢踱了過來，「怎麼搞的？今天起晚了。」

陳凡仁兀自盤算，沒曉得回話，梅芳走近了，一邊幫他翻領子，一邊淺淺笑著：「看你，發什麼楞？」

陳凡仁回過神來，訥訥不知道怎麼答，好在梅芳自己接了話：「再過兩個星期，孩子要放暑假了，嚷著要玩。我看哪，等他們一放暑假，關個幾天門，回雲林去玩玩。」

凡仁心想機會來了，接口說：「我們先回鳳山如何？回來順路去雲林。」也許話說得急了，聲音拔高不少，臉都漲紅了。

梅芳沒想他忽然來這麼一下，直覺裏劈口就答：「回鳳山，免談。」

凡仁驀地只覺尷尬，還沒想到怎樣去挽回這個局面，梅芳倒自己歉咎起來，話實在說得絕了點。

便把語氣給放緩：「那有這麼容易，孩子還有輔導課

，怕沒有多少時間。」看看凡仁表情，急得像什麼似的，梅芳打算按兵不動：「等小孩回來，問清楚什麼時候輔導，再看看要不要送去學點東西，之後再作打算。」

「看！好多鴨子嘢！」兩個不大不小的孩子趴在火車窗口，鼻子貼著玻璃，樂得直嚷嚷，梅芳看這情形，沒好再嘮叨。

她實在不懂這些日子凡仁在搞什麼鬼，突然瘋著要回家，鬧了半天。回就回嘛，又不欠你們陳家，怕什麼？梅芳本來還擔心凡仁一路開車下鳳山會太累，那知凡仁要搭火車，說什麼學生時代都是搭火車南南北北。梅芳眞火了：「喂！現在不興火車了，要折騰那麼久，放著B.N.W.在家幹嘛？」「你們家門前面就是空地一塊，停車多方便。」梅芳一想起銀灰的大車停在那兒，打心裏一直笑到嘴角。「不是停車問題，我就是想搭火車。」梅芳正要分辯，心念一轉：「不成，車停那兒，教鄉下小孩你一摸我一摸的……其實，搭國光號也不錯啊！火車這站停那站停，多費時……」。

最後，除了打點回家的禮物外，一切都依了凡仁。

這天，梅芳刻意打扮了一下，蘋果綠灑鵝黃小碎花的泰國絲洋裝，身材還不減年輕時候的勻稱。都四十出頭的人了，要以前凡仁會暗暗得意沒娶錯老婆，今天他只覺得頭有點昏，坐在車廂裏恍恍惚惚。

「媽！你看他霸著窗子啦……」兩個孩子坐前面，凡仁夫婦坐後頭，大的向後伸長了脖子埋怨。梅芳頂恨在公共場合丟臉，被他們弄得沒輒。小的根本不理會，一樣挨著玻璃，把雙手撐得老大，鼻子貼得扁扁的。大的一手去扯，一面提高了聲音，見梅芳沒什麼動靜，更疊聲嚷嚷：「偏心啦！」

把梅芳惹惱了，低喝一聲：「兩個都給我坐好，看什麼看？幾隻鴨子、幾把稻子就這麼稀奇。」又氣凡仁沒吭聲，讓她女人家這樣露臉，「你倒是說說話啊！」凡仁心不在焉接了腔：「小孩嘛，難免吵吵的。」

當年他跟凡義吵得才兇呢！玩的、吃的沒什麼不爭，連個蘋果剖兩半，兩個人還左左右右看了好半天，深怕挑到小的。連誰先挑都可以吵老久，陳老先生火了，叫凡仁凡義猜拳，輸了就得服氣。

猜拳這法子就一直用了下來，說實在蠻管用的，不會再纏在一起打得鼻青臉腫。陳老先生常愛說：「你們啊！沒得吃也打，有得吃也打，乾脆都別買。」

只是，凡仁漸漸動了氣，凡義作了好事能不在乎嗎？他就是嚥不下這口氣。小時候打一打，打得再兇，過了也就沒事，照常嘻嘻哈哈，沒一會兒，又打過。哼！大了、能幹了，大家不興比劃，反而事情就僵在那兒，擺不平。

五年前的事了，陳老先生六十八生日，凡仁梅芳都回鳳山慶祝去，孩子因還要上課，就留在台北託鄰居照料。那個晚上，吃過蛋糕，陳老先生提起要分財產，凡仁當初沒注意凡義和燕如神色，一提起「財」嘛，少不得表情要收斂點，梅芳當下就說：「反正爸爸還年輕，不急啦！而且兄弟倆都有好職業。」

凡仁知道爸爸不睬什麼忌諱，說分就分，沒什麼好商量。想起自己開診所混得蠻好的，分起財產嘛！自己是長子，再加長孫傳統上要多一份，分得難免比凡義多不少。凡義雖是兩夫婦都上班，凡義在郵局，燕如教書，不過跟爸媽住一塊兒，難免麻煩些，要顧這理那。待會兒分的時候，就不妨放大方點。

但也不能太大方，凡仁又想到，凡義跟爸媽一塊住，苦是多了點，好處也不少啊！平常三餐吃得甚至比凡仁自己好得多，還不是用媽的私房錢，夫婦倆每月交給爸媽的千把塊，那夠用？凡義的三個小蘿蔔頭又一天到晚向阿公伸手……

才說要分財產，凡仁梅芳可是千百個念頭飛過。

梅芳核計了一下，雖說三七五減租，公公可還留下不少地，高雄、屏東都有。婆婆金櫃裏也值不少，要分可得分得公平才好。

那知，晴天霹靂，首飾沒分，地竟然才那麼點。首飾既然是陳老太太的，她不提「分」，大家也沒話可說。倒是地怎麼了？陳凡仁平白得了高雄幾塊地，心裏可還氣得很，其他的地呢？

其他的地呢？

梅芳也跟凡仁一樣蠢蠢欲動，又看凡義、燕如沒吭聲，知道搞過鬼了。託人去地務處查了結果。

天哪！其他的地陸續在兩三年前以「贈與」方式，全過在凡義名下了。

凡仁先是找爸爸私下談，陳老先生只說：「阿義說這樣稅可以少繳一點，我印章、身分證什麼的，就全給阿義了。……」陳老先生說不出什麼所以然。凡仁夠氣了，梅芳更不服：「怎麼不『贈與』給我們？以爲醫生好賺是不是？看不上這些地是不是？陳凡仁啊——你給我聽著，這些地值多了，要你每天不見天日，坐在那兒窮看病好久才賺——得——來——，哼！即使我們不缺，我們又憑什麼要吃這個虧？」

凡仁後來找凡義去，凡義一付篤定樣，說話愛理不理。凡仁一肚子氣沒處發，什麼理由都搬出來，最後發了狠

，手指頭戳著凡義良心問：「我是你哥哥，我是長子，我應該分大份的，你懂是不懂？你用這種偷偷摸摸把戲，別說平分，你多拿了多少？你說啊？你倒是說啊——」

凡義讓他逼急了，不知道該怎麼答腔，燕如在一旁冷冷地接：「喲——爸媽是我們的，不是你們的是不是？」凡仁一時沒懂她意思，按著性子，一鼓一鼓喘氣。燕如見大伯沒作聲，越發拔高了腔：「『長子』！你怎麼不來服侍？爸媽每天坐在客廳喊飯有飯、喊茶有茶，我又不是佣人。每天中午還得趕回來發落，這種日式大房子，你又不是沒住過，晚上下了課，料理起來會要人命，還要看小孩功課。」

凡仁看燕如站在凡義身邊，那語氣那架勢活像發了怒的母雞。看樣子這局勢已定，無名火又起，「你提『服侍』對不對？好！就這樣，那些地算付你佣人費，算僱了你們來服侍，以後有什麼事，別來找我。」

凡義也動了氣：「我們負責就負責嘛！兩下扯平。」

這那能扯平？

事情就懸在那兒，懸在每個人的心裏。

「哇——」小的發起潑來了。還不是大的想想告狀是沒什麼用了，身子轉向小的，兩隻手使足了勁，又推又拉又扯又毆，沒上幾下，孩子那理大人什麼顏面問題，小的一張嘴張個十足大，發作起來。

梅芳猛推凡仁一把，頭一面向前，放狠了臉色：「一個給我過來後面。」說完，向前去跟大的換位子，自己坐到靠道的小的旁邊。慌亂間還堆起半臉尷尬的笑，去迎周圍一些零零落落的眼光。

過沒好久，小的迷迷糊糊睡了，後面大的一付沒趣樣地靠著窗子，梅芳這才平下心來，回頭白了凡仁一眼：「你做的好事。」

出了車站，都中午一點多了。孩子隨著梅芳，凡仁提著行李和禮盒。小孩久沒來了，什麼看來都新鮮，又恢復了興緻，大人倒熱得滿身是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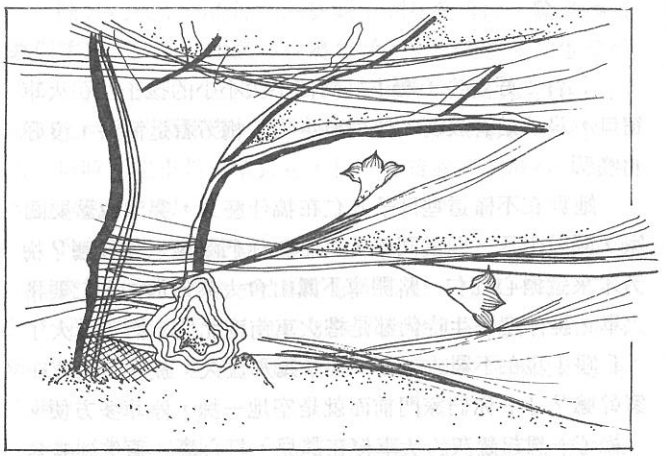
計程車一路開了進去。開得快了，風撲撲吹得滿頭都亂，凡仁覺得也好，全身都涼了下來。

凡仁只在前幾天電話中，拉拉雜雜扯淡裏，附了句要回鳳山，不知道陳老先生留意沒有。

他領著家人到門口，說實在的，五年也不是什麼長時間，只不過大門朱漆斑駁點罷了。鄉下地方不興鎖門，半掩著，一路領了進去。

裏面，光是庭院，全變了個光景。

沿著小徑的扶桑有些地方禿了個大洞，有些枝子又自顧自的橫到路上來。花也沒開多少，就那麼幾朵懸在半空中，偏又是那種灰撲撲、髒兮兮的紅。



凡仁停下來把提著的東西換了換手，又覺得不舒服怪沈的。孩子認生，蹭蹭挨挨走得慢，一家人倒像在拖牛步。

陳家不愧醫生地主很風光過的，這幢大宅現在都嫌大。日本式極寬敞房子在中間，周圍庭院還有十幾二十倍大。陳老太太打年輕就幫著園丁種點小花小草，後來沒那麼大富大裕，園丁走了，就索興屋前屋後自闢些花圃，種得眞花花紫紫熱鬧好看，也美出點名氣。其餘的地方原本多種著菓樹，就任它們自己長去。果子味道也還不錯，凡仁凡義都請過不少同學。

「唉——喲——，怎麼那樣長的路?!」小孩有點煩，梅芳低低罵了：「又沒走個一分鐘，累什麼？給我乖點。」凡仁倒沒理會，盯著屋前面，本來有顆很高很大結很多果子的連霧樹，不知道什麼時候給砍了，一幢三樓的房子立在那兒。凡義動作倒快，這麼快就起了幢。

進了裏門，眼睛直地望去，只見暗裏內廳的地方，坐在輪椅上的，竟是母親的背影。心裏一酸：「媽！」，陳老太太沒回頭，凡仁再喊：「媽，我跟梅芳帶著孩子一起回來了。」陳老太太還是沒反應。

梅芳本來俯身在禮物裏分堆，這會兒僵在半空中。

凡仁遲疑了一下，走過去陳老太太面前。陳老太太見來人了，抬起頭，直勾勾地盯了好一會兒。

「阿仁，阿仁——」巍顫顫伸出了右手，凡仁兩手像碰到磁石，幾乎同時握了過去。陳老太太看著凡仁嘴上應著，拼足了命喊話：

「凡仁，你說什麼我聽不到了，我聽不到了，兩邊都一樣。」陳老太太紅了眼眶，「眼睛也不行了，看不清楚。」凡仁心急起來，再怎樣好的醫生，碰到自家人，一樣

要儌了眼，亂了方寸。握著母親的手，看著母親的人，是，能怎樣呢？

天曉得能怎樣？

他握著母親的手，看著母親的人，手足無措。

「凡仁——」陳老太太大睜著深陷的眼，微頭微尾直勾勾地看著兒子。

「媽——」凡仁話還一半含在嘴裏，燕如從裏面出來了，拿著片薄薄的西瓜。看見凡仁楞了一下，趕緊笑笑，叫了聲大伯。梅芳見了，拿起M＆M特大精裝禮盒，遞給燕如，「給孩子，不好意思，沒什麼好的……」燕如見人說得客氣，也就堆起笑：「那好意思啦，留著自己孩子吃嘛！」梅芳又遞了給大人的東西。

兩個妯娌在瞬間，熟得不能再熟，親蜜的不能再親。

過了一陣，燕如拿起西瓜遞給陳老太太，順手在輪椅的靠手上，抄了黃不黃黑不黑的毛巾，給圍在陳老太太胸前。陳老太太接了西瓜，在手裏一個不穩，晃了一晃。凡仁見狀：「我拿好了。」燕如陪著笑：「大伯，你別麻煩，媽就愛吃西瓜。你不曉得，連冬天也買店裏冷凍了的吃。媽自己可以來啦！每天都吃上六七回的。」燕如說著說著，數起功勞來了：「可惜媽不愛吃別的，西瓜汁多子多，說麻煩還眞麻煩。要切得薄，才不會啃得滿臉是，要先去子，一個一個子兒挑出來……」

凡仁還是看著母親，現在推到亮裏來，看清楚了，反倒覺得不像。陳老太太以前的髮型是些鬆鬆大大的捲，優雅地服貼著；現在白透了，竟剪到耳朵下多一些，而且一剪刀過去，平得不能再平。眼淚還留在皺紋裏，嘴邊、下巴上糊著西瓜汁帶西瓜碎。

燕如拿了西瓜皮，邊往裏走邊說：「大伯，爸和阿義在後頭，我去叫。」凡仁眼光仍留在陳老太太身上，拿走那條圍著的毛巾，順手要幫擦嘴，再看一眼毛巾，罷了！伸手掏手帕。才要擦的時候，凡仁發現是那條人送的日本白麻紗巾子，陽光映得亮花花的，手偏了偏。

算了，洗洗也就沒事。

擦罷了，習慣要往褲袋放。那知梅芳一直注意著，這時眼尖，「阿仁，又不值多少，不要了。」紅色的西瓜汁連著碎渣糾纏在白紗紋裏，怪嚇人的。

梅芳牽來兩個小孩，讓小孩叫人。兩個小孩磨磨蹭蹭。直要向梅芳身後縮，「乖，叫阿嬤。」兩個擠在梅芳後面，才各伸個頭，蚊子聲似的叫了一聲，也沒想到老人家耳背。

凡仁聽燕如聲音一路近了過來，脚步聲也不只一個，挺了挺腰背。燕如叨叨說個沒完，才見了大伯，想起什麼似地回頭，「阿義，眞不好意思，大伯大包小包的……」

陳老先生、凡仁、凡義三個人坐在廳裏。眞剛好挑個星期六回家，兄弟倆一下子就短兵相接。陳老先生大大方方盡瞧窗外，不說什麼，只在凡仁噓寒問暖的時候，應了應。眞像那種老式上發條有擺子的鐘，掛在角落裏，也沒想到要換掉，自管擺自的，眯它石英振盪，Casio什麼的。凡仁凡義都不好把話斷了，客氣拘謹地報了一下午的平安。

當天晚上，凡仁一家人睡在凡義的樓裏。陳老先生、陳老太太數十年如一日，還是在屋子。

第二天就是陳老太太生日，陳老先生脾氣一向討厭一屋子論親不親論熟不熟的人鋪鋪張張，就自家人熱鬧，或許要盡興些。

燕如要幫婆婆換件正式點的外出服，待會好照相。陳老太太兩脚已經沒什麼支持力了，左手也一直沒接完全，那堪這折騰，硬是不肯。最後只披上件寶藍起花鳥刺繡的綢外衣。

見兒孫忙裏忙外，陳老太太知道是忙自己生日，然而忙些什麼，都在討論些什麼，她就不清楚了。就像年輕那時看的默片，銀幕裏外，隔著層幕，還隔著聲音。只從兒子媳婦臉上和活蹦亂跳的孫子身上，感染一些莫名其妙的快樂。

其實跟大多數的老人一樣，只要見家人平平安安在跟前，就快樂不過了。

陳老先生換了西裝，陪著陳老太太坐一邊看孩子忙去。自己七十生日凡仁沒回來，大概由他老婆打點的人參，還有件日本純羊毛藏青色毛衣。凡仁以前沒回來，現在又怎麼想開了要回來，他全不計較。對陳老先生而言，寧可坐在沙發上，回想些像樣的往事。現在的事情，他沒那個閒去花心思理會。

陳老太太只象徵性劃一刀，至於蛋糕，老人沒興趣，年輕的準備來，也年輕的自己分了去。

當天夜裏，梅芳就吵著要回去，「不是我說，凡義既然建了這房子，三層樓，又這麼大，幹嘛爸媽不搬過來一塊住？老人家就住一樓嘛！多好，既方便，也乾淨多了。你看凡義他們，『服侍』？你看媽用的毛巾好了，眞嚇人，幾百年沒洗過。就只個客廳可以看，飯廳啊，角落裏堆得雜七雜八，天花板居然有蜘蛛網，廚房更別說，你怎麼吃飯吃得下去喲！」凡仁打圓場：「凡義說勸過爸媽，他們不肯，住了快五十年了，難免有感情。髒點是沒錯，老房子了嘛！別處鄉下那種四合院，還在用竈什麼的，更嚇人的多得是。這兒說是日本房子，裏面不都是西式？還好

啦……」

梅芳不服，「好？你好我不好。你讓孩子住了，生病誰負責？凡義倆口子眞會，起了幢房子只睡覺，開伙、洗澡全在老房子那，水電瓦斯用爸的錢。這可好哦，兩夫婦上班，又分了這麼多東西，平常還盡揩油。你看他們三個孩子一天到晚『阿公謝謝』，手伸那麼長。凡義燕如可輕鬆了，凡義早上替媽消毒針頭，打個胰島素，燕如弄飯，他們自己還不是要吃？你知道媽大小便誰弄？年輕的躲得遠遠，老的不動手行嗎？」

「你服啊？你倒說話啊，這幾天失神似的……」

凡仁握著拳，只使勁在被子上推，眞失神了，指甲都陷到掌心去。一個字一個字吐了出來：「爸都七十三了。」

凡仁煩不過梅芳，第二天梅芳託口孩子要補習，自己帶了孩子回雲林去。

燕如因爲放暑假，初時白天還留在老房子，有一搭沒一搭招呼大伯幾聲。後來看平時陳老先生照料陳老太太那些事情，大伯會挑了來做，就找了諸多理由回前頭新房子陪孩子去了。

凡仁扶老太太坐回輪椅，又倒完尿桶後，覺得自己到底快過了中年。母親雖然不到四十公斤，扶上扶下，實在累。就跟陳老先生商量：

「爸，怎麼不請個人嘛？平常你弄，太辛苦了。」

陳老先生還是坐在他面對窗子的老位置，那個坐了幾十年的老位置，「你媽不肯，不愛外人近身，大家拿她沒辦法。」陳老先生也還是他的老姿勢，微仰著頭看窗外，「我人老了，受不了的。」

凡仁從不了解父親。

小時候凡仁也著實活過一段大戶人家大少爺的日子，後來不講大少爺這一套了，起初不很習慣，只是，十來歲的孩子，上了學校，玩在一起的都一樣是孩子，也就沒什麼了。

初時陳老先生還會跟小凡仁說說一些在東京讀書的事情，看他沒什麼興趣，也就不說了。陳凡仁很早就離家去台北讀書，父子自此隔得更遠。再回鳳山時，早不是當年離家的那個孩子，一個長成的陌生人了。

凡仁覺得爸爸停在他喜歡的那些日子裏，尤其是東京的那些。小時候聽人說，父親是奉父之命才回台灣結婚。結婚以後，就像其他舊式的夫妻，相敬如賓，尤其重個「賓」字。

凡仁想想，凡義老愛抱怨爸爸還在作大老爺夢，大事小事都好，只坐在那個老位置使喚。他一直留在家裏，小時候嘛，沒趕上多少小少爺的日子，而爸還硬當大老爺，媽也從不放作個大奶奶，他就一直這樣可憐上來，結了婚還扯了老婆一塊兒。

只不過，一旦跟前的人都跑光了，大老爺又能怎樣？

雖然，凡仁還是沒法想像父親會做這些照料的瑣事。

「阿仁，阿仁——起來啊，你媽一直喊口渴，去切西瓜，快呀！睡什麼？」陳老先生喊了老久。「等一下——，等一下嘛！」陳凡仁睡在客廳長沙發上，硬是起不來，連聲音都沒清醒。「那有睡午覺睡那麼久的？」凡仁在狹狹的沙發上翻了個身，手蒙著頭，繼續睡。「凡仁——」陳老先生帶吼聲了，「沒聽到是不是？」

凡仁虎地跳起身來，心裏沒好氣。午睡睡長了，未醒乍醒的時候最是難過，一個頭兩個大，快炸了一樣。

陳凡仁眼睛還沒開全，瞇著摸到冰箱邊去切西瓜。

「阿仁——，我還渴，再去切一片來。」陳老太太耳朵不好，聽不大到自己的聲音，說話向來著著實實使勁地喊。凡仁才剛坐回沙發，才想再躺下，「媽，西瓜太甜，別吃那麼多，喝白開水好了。」凡仁在幾步遠的地方坐著講，聲音又沒放大，陳老太太自然聽不到，繼續再喊：「凡仁去切。」陳老太太病到現在，時常要反反覆覆，已經全像個孩子。想到什麼就喊什麼，非要不可。從前優雅的生活，沒留下什麼影子，要有的話，大概是要人有求必應的固執任性和那股氣勢。

凡仁不得已，走近了身，對著耳朵喊：「我去倒開水。」陳老太太還是沒聽清楚，「什麼？阿仁，你先去切西瓜就是。」陳老先生一旁不耐煩，「阿仁，你媽要什麼就給什麼。你跟她講沒用。她的身體，她自己負責。去！去！去！」

還能怎樣呢？

凡仁去了。說他懶也好，說他考慮到糖尿病不能沒節制地吃東西也罷，心不甘情不願，但還是做個現成的孝順兒子。

南台灣夏天午後的陽光，白花花地從外頭照了進來，隔著窗子，在屋內地板上映出一格格長方形的亮光，越發顯得屋子裏昏暗。這種昏沈沈的寧謐，學陳老先生逆溯陽光，通過窗子，在外面亮燦燦的庭院重演他的往事；或學陳凡仁躺在沙發上小憩，都是善待的好法子。就是陳老太太蒼老悶塞的吼聲，刮在耳膜上，又刮破這種寧謐，誰也受不了。爲了早早停了它，什麼都算了。

「阿仁，去拿三顆Wacamote」「媽，沒怎樣少吃藥

，不是說腰子不很好嗎？」陳老太太很堅持，「吃了助消化，沒什麼。」

陳老太太已經到奉藥是神的地步了。客廳有個小几，擺滿了瓶瓶罐罐，想到了就堅持要吃它幾顆。連解個大便也不放心，非得每天晚上吃包瀉藥，說是利便，才高興。倘若一大早起來沒瀉，就嫌份量沒吃定，非吃到要再吃藥止瀉不可。這樣的例子太多太多，週而復始。

這是個殘忍而矛盾的抉擇，陳家人是選擇陳老太太的健康呢？還是順她的意？初時憑著良心，苦口去勸。陳老太太耳朵還可以的時候，就是這個性子；耳朵不行了，越發溝通不得。

最後，說來也不算昧著良心，只不過凡事順陳老太太的意。

或許說饒了旁邊健康的老小，給大家點安寧。

陳凡仁到底是陳家久沒回家的兒子，沒死這條心，執意要勸。陳老先生心想：以前勸過老的，現在難不成要勸小的？也就耳朵關緊點，由著他們。

陳老太太年輕的時候，凡事太沒脾氣，現在老來，這些事上最是要鬧，要人家賠她點什麼似的。

陳凡仁見父親沒當回事，又頂著個又脹又痛的頭，自己勸的跟母親說的，全連不上線。氣虎虎去拿了藥端了茶，大概動作大了，陳老太太終於拋開點自己，發現兒子不對勁，「阿仁，謝謝。生氣啊？」大概語氣變得多了，竟像個娃兒緊握她最後一根棒棒糖。

總算歇了下來，凡仁躺在沙發上，只覺頭暈，卻睡不著。客廳裏的牆，自從年輕時離家後準是沒再粉刷過了。大概就像自己勸梅芳的，住慣了，也不覺什麼。本來是粉藍色的牆，雪白的天花板，這下都混上灰色，灰藍灰白，還是協調，只不過兩樣感覺。凡仁眼光隨著隻壁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，連這種黃褐色皺皮醜陋的小東西貼在那兒，也一點都不嫌突兀。

那隻壁虎爬呀爬的，爬進牆縫裏去了。陳凡仁翻了翻身，底下彈簧吱吱叫了兩三聲。陳凡仁打量這個從小生長的地方，總有一種看發黃舊照片的感覺。傢俱擺設都是小孩時的樣，只不過老的老，舊的舊，有了裂痕或破損。

隔著一層時間，什麼都模模糊糊。

現在已經習慣多了，躺在這兒安穩不少。前幾天剛回來的時候，凡仁的態度雖然比梅芳自然，也還是坐立小心。躺著的這套義大利眞皮沙發，小時候在鄰里看來，稀奇得像總督寶座，現在邊上爬了不少小裂縫，尤其長椅面上一口子又深又長，裏面的稻草都快跑出來招搖了。靠在長沙發邊上的茶几，檀木還算光彩，只不過兩代孩子在上面留下太多傑作，再加上一些糖啦餅的殘屑，一張桌面縱橫來往了一隊隊的螞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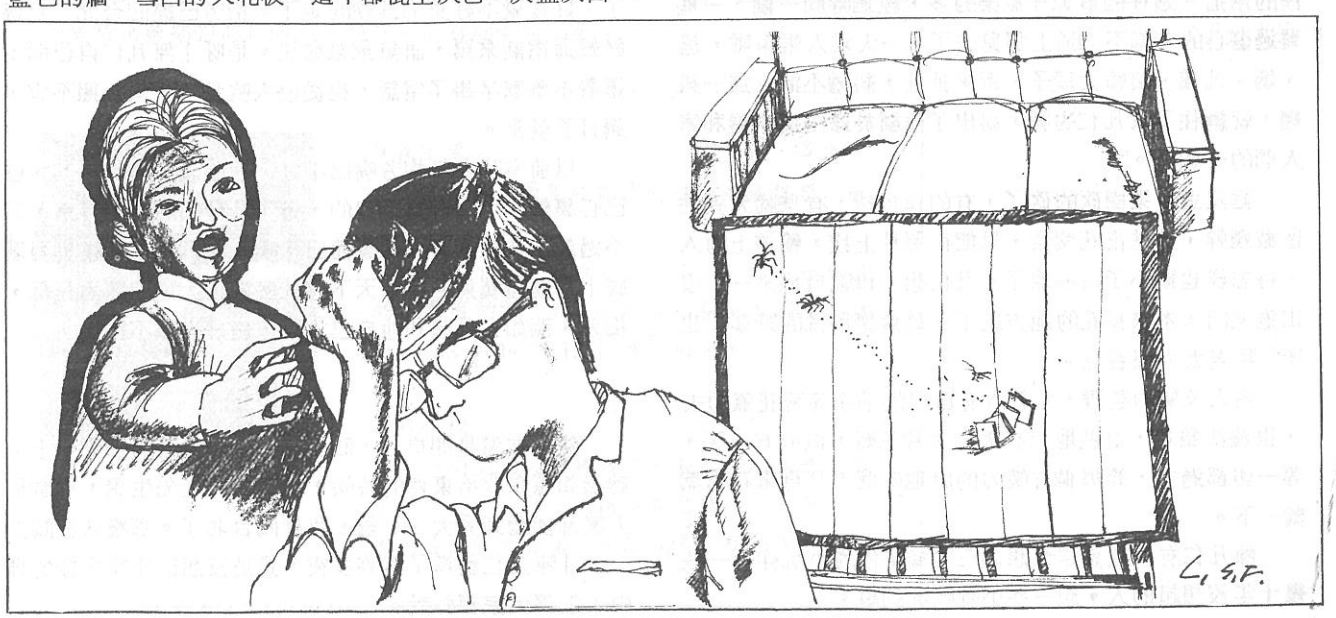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凡仁現今再也不擔心茶几上的螞蟻會爬上身來。

要過日子就得習慣，不習慣就走人。

壁虎、螞蟻、蜘蛛網和一大堆昆蟲，都是鄉下老房子的韻味，少了這些反而住著的人要奇怪。

這樣的午後，不睡會辜負天公美意。陳凡仁又睡甜了。

「凡仁，快！快一點，你媽要尿了。」「凡仁，快啊——」這回陳老先生、陳老太太一塊兒發難，兩個坐著的老人，震耳雷地催著熟睡的兒子。凡仁實在不堪這樣的折磨，猛坐直，耳朵轟一聲，眼前發黑。喊聲又一陣急一陣



，陳凡仁受不了，咬牙切齒悶著說：「叫妳別吃那麼多西瓜，偏不聽。」

其餘的午後，在幾乎沒斷的忙起忙落中度過。陳老太太一會兒要尿，一會兒要吃，吃完了要藥，吃多了藥又喊難過，只好再補上其他的藥。

陳凡仁只想離開這幢房子，只想逃，寧願回台北診所，去看每天千篇一律的病人。他累，他咒罵，他開始認定這趟回來是來了結一些債，然後一了百了。他受不了，急急要逃離鳳山昏黃停滯的空氣。他沒氣力去勸、去挽回，陳老太太喊一句做一句，只求刮耳的聲音別多刮著耳膜。

他眞來了結的，然後，讓一切恢復以前的模樣，本來怎樣，以後就怎樣。

燕如到了傍晚五點多才下樓來煮晚餐。陳凡仁開始了解凡義燕如實在沒多差勁。他趕忙藉口去新樓拿點東西，一去就把自己扔到彈簧床上，一覺睡到七點多凡義的兒子來叫吃飯。

夜裏，陳凡仁一個人在新樓三樓陽台上盤算。

二樓睡凡義一家人，三樓平常是空著的。這會兒只凡仁一個人。

怎麼開口跟爸媽說回台北呢？

這些日子來，每天週而復始反反覆覆相同的情緒變化。夜裏，一個人站在陽台上發呆，這兒的視野很好，正對老屋子的門面，也涵蓋了整個大庭院。一個一個角落巡過來，一遭一遭孩提的事心裏繞。夏天的夜風吹得全身涼得舒服。雖然有時候，這個四十好幾的人驚訝順著臉頰有鹹溼的兩道。過往的事似乎歡樂的多，經過時間一篩，一些難過傷心的，都不知道上那兒去了。一大堆人啦事啦，爸、媽、凡義、這幢大屋子，牽牽扯扯，糾纏不清。這一糾纏，就纏住了陳凡仁的腳，糾出了他屬於鳳山這老屋和家人們的一顆心。

庭院裏，果樹砍的砍了，有的連根拔，有些就光禿禿留截殘幹，那些花花紫紫，只能在照片上找，輪椅上的人，再怎樣也顧不了這些地了。凡仁想，母親自病來一定沒出過屋門，本來長花的地方成了一叢叢樂得慌的野草，也所幸陳老太太沒看見。

老人沒氣力整理，年輕人有自己的前途等著花氣力去，也沒法整理，這些地只有大片大片荒蕪，直到有一天，等一切都過去，等那個有魄力的房地產商人？再來花花紫紫一下。

陳凡仁有些夜裏還會想起三四歲時候的小玩伴，一些幾十年沒想起的人，想一些小時候玩的事。

夜裏看下去，四下裏黑黑的，就老屋陳老先生、陳老太太的臥室燈亮通宵。那間本來整修過當凡義新房，是整幢老屋重新又新過的唯一地方。那麼大的一間屋子，到夜裏只剩他們兩人，年輕的都住新樓了。聽說陳老太太剛病的時候，凡義還在老屋睡過，夜裏需要時幫著照顧。日子久了，擔子還是落在老爸爸身上。誰叫有那句什麼話來著：

夫妻本是同林鳥

直到七八十還在一林子裏，除了先過去了，是跑不掉的。

所以，也只好燈點通宵，陳老太太要尿或要藥的時候，陳老先生可以方便得多。

凡仁只在夜裏會後悔，後悔白天裏埋怨過，咒罵過，使過臉色過。氣惱也一把年紀的人一點兒也控制不住自己。

但是一到白天，在那幢老屋裏，在反覆那些做不盡的事情的當頭，一切都順理成章，夜裏的千幕百幕全沒那回事。

陳凡仁一點兒也管不住自己，在咒罵的當頭，他不是天下最壞最不孝順的兒子；在夜裏平和清明的時候，他也不是天下最懂得想最知道反哺的人，什麼都是，什麼也都不是。

他跟凡義這些日子處得很客氣，該禮貌有禮貌，該和氣有和氣。只不過小時候即使打得沒天沒地以後，隔些時間又會恢復的那股親熱勁兒，是沒了。到底各有各的家庭，多求不得。

他那樣莫名其妙的回來，大家沒問什麼，這樣住下來了，好像就不好莫名其妙的走了。梅芳已經回台北，打過好幾通電話來罵，語氣愈來愈兇。是呀！陳凡仁自己問：還養不養家？掛了電話，也從沒人吭聲，大家心照不宣，過日子就是。

以前有時會氣梅芳嘴巴不好，說話急了難聽。其實自己心裏煩了，父母自個兒的，還不是什麼話都出得來，只不過最不像樣的留在心裏而已。唉！陳凡仁常要夜裏對著底下那盞燈嘆氣。說來天下沒什麼眞正大逆不道的兒孫，梅芳、燕如、凡義和他自己，不怎麼好也算不得壞。

陳凡仁還是開口了，回去後恰好半個月的那天早上，趁燕如還在收拾東西的時候，他對著陳老先生說，聲音是大家都能聽到的大。「爸，我要回台北了。那麼久沒回去……」陳凡仁盤算了這許多夜，還是沒想出什麼像樣的理由，能讓大家都好受。

陳老先生點點頭，「是該回去了。」話很淡。

陳老太太看大家臉色奇怪，拼命喊了：「你們說什麼？大聲點讓我聽。」「阿仁，你過來說啊！」陳凡仁面有難色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陳老先生只說：「別跟她說，說了待會兒她要唱歌。」凡仁以爲聽錯了：「什麼？」「老習慣了，你不要告訴你媽就是。」陳凡仁還是狐疑，什麼老習慣自己不知道的，剛才明明是句不對門的話嘛！

陳凡仁只好過去陳老太太那兒隨便搪塞幾句。

然後去燕如那兒，兩人在飯廳又是一番客氣，一些離別的寒喧，末了凡仁問燕如：「媽有什麼唱歌啦，還是什麼老習慣的？」燕如只順口說：「媽從生病來，很難過的時候，會突然唱歌，唱著唱著就哭了。剛開始大家都嚇一大跳，那時候常這樣，其實耗個幾分鐘，她自己會靜下來。現在很少了。」

凡仁打電話讓凡義回來的時候，順道去買張第二天九點多的國光號車票。

回去時，已經沒坐火車的那種興緻了。

第二天早上八點多，凡仁伶著行李去廳裏，凡義特地晚點出門。一家人都在客廳裏，連凡義的孩子也湊熱鬧，沒像平常上新樓作暑假作業。

陳老太太到底知道了，開頭只迭聲問：「阿仁你作什麼？」凡仁一時忘了母親重聽，只輕輕回答：「媽，我走了。」陳老太太聽不聽到這句話一樣知道答案，只喊著：「你們都騙我，拎著東西了，才來說。」凡義、燕如、孩子、陳老先生都知道接下來該有什麼反應了，只凡仁還是懵懂。

忽然間，陳老太太坐直了身子，響響地哼起那種小孩子行進時常會播的進行曲，很快樂，很有朝氣的那種，只不過如今聽來像變了調的。陳老太太拍子還是抓得很輕快，好像想起了作小孩的時候。然後，過了一分鐘左右，像是老式手搖電唱機，播到後頭愈來愈慢，陳老太太紅了眼，眼淚順著皺紋曲曲折折走了下來，歌聲嗚嗚咽咽，而後哽咽，再來，泣不成聲了，整個人癱在輪椅上。

雖然，凡仁經過努力，讓自己像個也看過些風風雨雨的男人。他還是手足無措，越發呆在那兒。

終究凡義機伶，在陳老太太耳邊吼了：「媽，哥的車快趕不上，我也要遲到了。」凡義再加大聲音：「媽，哥的車要走了。」燕如率先說了再見，凡義三個孩子也跟著：「阿伯再見！」

陳老先生從他的老位置站了起來，「阿如，你在這兒陪媽。我送阿仁阿義出門。」說完，也不管其他人的反應，帶頭就出了廳門。

凡仁凡義跟在後頭。凡義雖然拎著公事包，還是堅持替凡仁拿行李。通往大門的小徑上，依舊幾朵灰撲撲髒兮兮的扶桑花，在頭上肩上搖搖晃晃。

不過，應該不會是來時的那些朵了，凡仁這樣想。

到了大門口，陳老先生只說聲再見。凡仁到這時，還是沒曉得父親心裏有些什麼東西。

在國光號往台北的車子上，凡仁才想到忘了打電話告訴梅芳。算了，凡仁看著灰撲撲的高速公路想：反正五個小時後就到家了。

一、十、一九八五
于台中初稿
二、三、一九八五
凌晨于台北完稿



自我介紹：　　醫一甲　溫素瑩

曾經非常渴望走創作的路，後來想想，隨緣隨喜也罷。

一個平凡之至的世間女子，沒什麼可稱道的，要有的話，或許是那麼點執著，痴傻與任性。53年11月12日生於屏東。

自我介紹

一向關切人世種種：人與人、人與世。念著能以史的冷靜，人道主義的悲憫，記下些人世的共通性、普遍性，及亙古不變的深邃處。